

吴沃尧 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5

知识出版社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沃尧 著

· 5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第 一 回	
楔子.....	1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5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14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23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30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37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账钱俸大遭殃	44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51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59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65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72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79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87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95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102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110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118

第 十 八 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125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132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139

第 二 十 一 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146

第 二 十 二 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154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桃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62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170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78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梟使…………… 187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95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遗伙出京师…………… 203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211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手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219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227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236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243

第三十四回

蓬华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252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260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269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278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287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296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307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317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326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335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344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352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360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368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376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搞词藻嫖界有机关…………… 384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393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402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411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421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429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437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445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453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461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撒人任…………… 469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477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486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495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504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512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521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賄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530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539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器威打破小子头…… 548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沾…… 557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566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576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584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593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602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蝶界开新面…………… 612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621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人娼家 闹老官叫局用文案…………… 630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638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647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656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665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672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能…………… 681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鸦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690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699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708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717

第八十八回

劝墮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726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736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746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755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765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远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774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784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793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802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812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822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831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840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850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859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868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877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887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898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907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917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那几个人却是对着我走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冬防查夜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了个甚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

忽听得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咧！”接着又咕哝道：“出来还没做着二百钱的生意，却碰了几个瘟神，去了二十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得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查夜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道：“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么？怎么说去了二十几个？”卖汤圆的道：“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我道：“这个何不同他理论？”卖汤圆的道：“那里闹得他过！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夜①。”我道：“何不到局里告他呢？”卖汤圆的道：“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么！”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叹道：“那只得避他的了！”卖汤圆的道：“先生，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

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

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继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长关着的，总是走继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继之的家人迎着说道：“扬州文师爷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述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甚事上省。述农道：“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道：“三五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述农道：“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呢。听见继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我道：“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述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冬防查夜兵的情形。述农道：“你上下江走了这两年，见识应该增长得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两个汤圆，又算得甚么！你不知道这些营兵，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了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那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携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头回继之托你查访那罗魏氏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我道：“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那里访得着。”述农道：“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了。说起他这件事，倒可以做一部传奇。”我道：“是怎样访着的？继之可曾知道？”述农道：“我这回来在镇江访着的，继之还不曾得知。”我道：“扬州的事何以倒

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述农道：“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盘桓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魏氏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纲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二十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魏氏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三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近支里面，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魏氏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班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侵蚀，慢慢的就弄的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置在一旁；那租出去的，慢慢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米是阔绰惯了，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三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尘了②。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得；及至那锦绣帷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稼穡艰难③，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觑个便，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也慢慢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夫、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仰承他母亲鼻息的，那里敢拿他怎样。只好去给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青年守节，苦苦的绷着④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了，连我娘家人

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则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道：‘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那里还能办盐；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典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接事。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合当有事，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僮在旁，也算是机密到极处的了。一天，书僮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僮便咕哝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道：‘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那里！’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僮抓了回来，问他说甚么。那账房本来是罗魏氏的胞兄，合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僮咕哝了，如何不怒！况且又隐约听得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的话，益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甚么。书僮吓的不敢

言语，只哀哀的哭。舅太爷又很很的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这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禁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统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僮，径奔上房来，把书僮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魏氏不听犹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一迭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便赶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⑤乱抖，一步一俄延的，到了上房。罗魏氏只恨的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人！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劓⑥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魏氏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呈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魏氏气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非；又在禁卒处化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放心不下，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魏氏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我道：“天下事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到如此呢？”

述农道：“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长毛，某年陷某处，某年掠某处，都叙得原原本本。叙到后来，说是克复南京时，这盐商乘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劫了

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犹复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彰国法云云。继之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甚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继之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日，遇见了他，继之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呈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得一行，便气的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甚么这般气恼？——你猜他为甚么来？”我道：“我不知道，你快说罢。”述农站起来，双手一拍道：“这具名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道：“天底下那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述农道：“总而言之：姬妾众多，也是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姬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肯甘心，在家里不知闹成个甚么样的了。末了了，却闹出这个玩意来。”我道：“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述农道：“何尝不想送他！他递了呈子之后，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

过了两天，述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述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泉、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